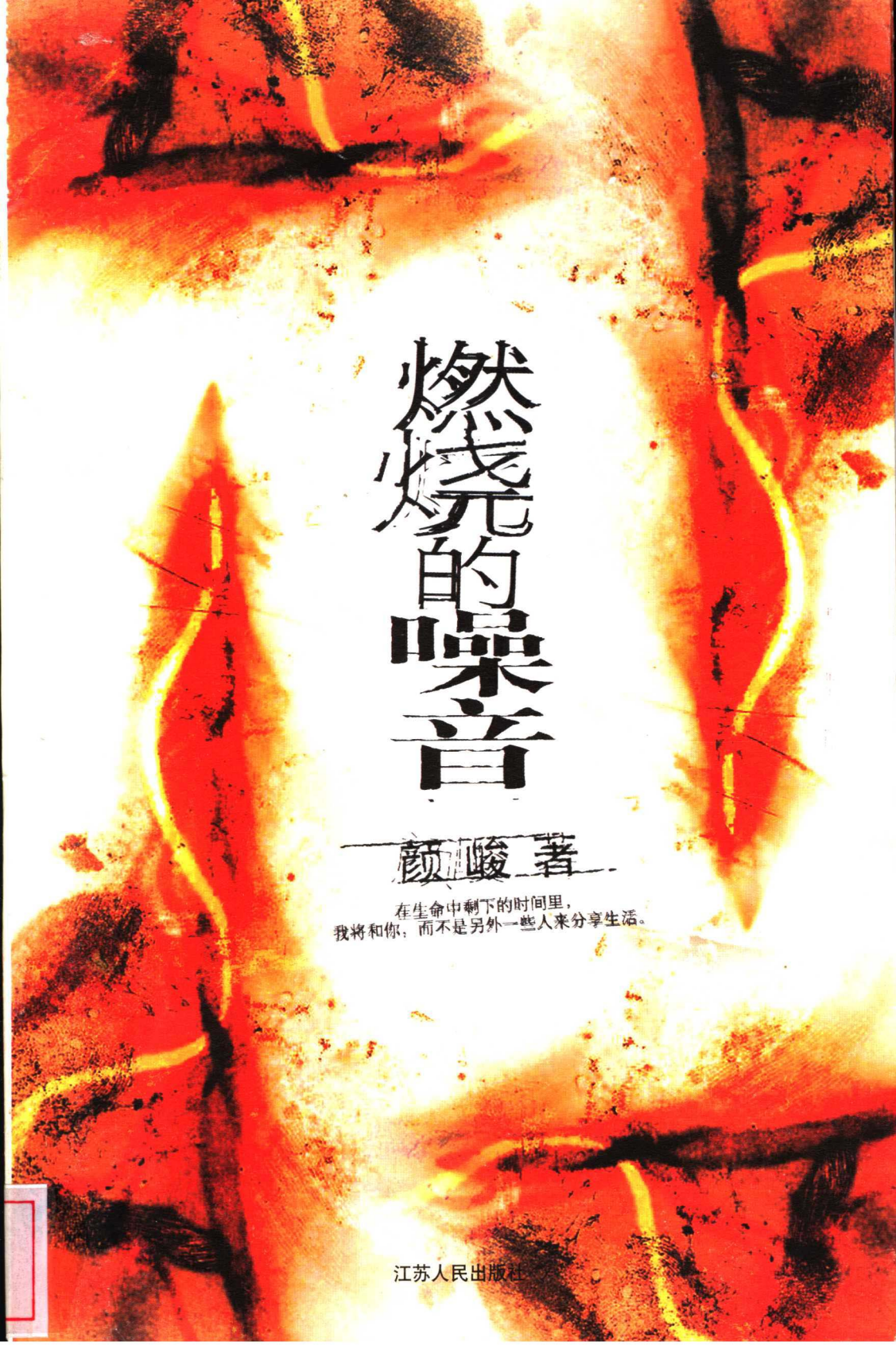




燃烧的噪音

—— 颜峻 著 ——

在生命中剩下的时间里，
我将和你，而不是另外一些人来分享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

烧的噪音

颜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燃烧的噪音/颜峻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14-03669-X

I. 燃... II. 颜... III. 音乐-艺术评论-文集
IV. G6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3278 号

书 名	燃烧的噪音
著 者	颜 峻
责任编辑	杨全强 刘沁秋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669-X/G·1345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献给乔颖

目 录

前 言

第一辑 中国摇滚版图

- 噪音合作三杰 ——13
- 天空之城 ——24
- 好大的棉花糖——说唱金属回顾(国内篇) ——28
- 三缺一 ——33
- 幻听者窦唯的情调与氛围 ——40
- 刘索拉的分量 ——48

第二辑 燃烧的噪音

- 倒塌的新建筑 ——55
- 带电的神经 ——58
- 朋克的幻想 ——61
- 忍者的背叛 ——64
- 三种昏暗的声音 ——67
- 他讨厌他的过去 ——73

向胖哥致敬	——76
噪音时代的小夜曲	——80
愤怒的终结	——84
说梦话的女人和打呼噜的男人	——88
带电的东亚	——93
好大的棉花糖,啊——说唱金属回顾(海外篇)	——98

第三辑 我的高潮给了谁

深圳在摇滚	——105
中国艺术的尴尬行动	——110
向劳动者和愤青致敬! ——2002 迷笛音乐节游记	——119
附:迷笛音乐节和我们的诞生(一个注释)	——121
把所有的血混在一起	——124
野孩子的世界	——130
一夜上海	——135
太空人之来去	——138
附:太空摇滚飞向北京——关于日本疯克摇滚乐队 Bo-n' z	——141
“我爱摇滚乐”——在唐山觐觐新音乐的春天	——143
人间天堂·世界音乐	——149

第四辑 再见,打口的一代

愤青来到新世纪	——161
你好,我是混地下的	——169
再见,打口的一代	——174
像孟京辉一样热爱音乐	——179
小资创世纪	——186
在烈火中永生	——191
英雄、贵族和地地下——中国摇滚乐的神话年代	——195
不,树村不是乌托邦	——199

第五辑 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

- 我比较孤僻——对暗夜公爵乐队吉他手老郭的采访 ——207
- 附：我们的恐惧——暗夜公爵 ——214
-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遇见百分之四百的女孩
- 与挂在盒子上的谈话记录 ——216
- “我只说真相不说真理”——祖咒访谈录 ——227
- 附：祖咒访谈背景 ——262
- 倾听你内部的声音——柏林海洋俱乐部 4DJ 访谈 ——265
- I Hate My Past! ——大友良英访谈 ——275
- 我的观点全都来自吉他——崔健访谈 ——285
- 新鲜的苍蝇——丰江舟访谈录 ——294
- “我发现了身体”——刘索拉访谈 ——299
- 摇滚乐需要伟大的观众——吴吞（舌头乐队主唱）访谈 ——307
- 我已经深陷于诗歌——张楚访谈 ——311

前言

你选择买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你选择读这些文字而不是另一些，是有原因的。

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琢磨这样的原因，希望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让你觉得超值，希望你明白我所说的一切，希望我们相互感动，希望和更多人分享音乐和生活带来的快乐。在这本乐评集里，可以看得出这种努力的痕迹——所有的文字，背后都藏着作者的心。

我试图表现得更年轻一些，试图重新唤起我 23 岁时写《过年好》的那种激情，试图延续第一次到北京时那种新鲜、兴奋和狂热。有时候，我也想像另外一些人那样，更幽默一些、更叛逆一些，或者更严谨一些。有时候我会不停地改变风格和方向、加大挑战，并且疯狂地创造奇迹，在写作和其他工作的领域里加速地忙碌起来。

但过了 30 岁，我发现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自己更加慌张。一个人可以改变和发明自己，可以并且需要创造，但不能变成另一个人。那些打算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人，最终都变成了伪君子和精神病患者，而我只是个写字的。在心乱的时候，我不能说自己写得好了的文字，或者听得清另一些人用心做出的音乐。

这不是一件好事。

30岁以后的另一个发现是，我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人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减缓生命的消散，它迟早要归于寂灭，从人的身上，归还给自然本身。在听音乐的时候，时间在美好的“听”的体验中，残酷地流逝，那个摇旗呐喊、彻夜高歌的我已经永不再存在，现在这个正在学习安静下来的我，也将不再存在。

我想说，我们都是战士和诗人，过去是，将来还是。但比我们更愤怒、更懂得爱和行动的，是一种更大的存在，它有时候降临在某个人的身上，并被他发现、发挥。它比我们更美。是它永远年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入这永远，并热泪盈眶。

我仍然在听音乐、学习各种和音乐有关的知识，仍然在写、在折腾演出和传播，这并不难。难的是怎样成为自己，而不是别人，怎样写那些应该被写出的文字，而不是另一些。更多的时候，我把理想投射到文字中，让它接近完美，比生活中的我更清醒、热情、头头是道。它是经过提纯的，但我不是。在努力去理解音乐和生活的过程中，我也努力保持这种提纯的能力。时光消逝，一张专辑一张专辑地消逝，我写过好的和不好的文字，作过对的和错的判断，我在舞台上出现，咆哮或叹息，但现在，这些结果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听到或读到的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我不会再努力改变自己来让你满意。我不是上帝，或打扮成上帝的唱片工业魔术师。我所认同的文化，并不需要用任何别人的标准来衡量，哪怕是通过电视广告、摇滚明星和小康的群众建立起的标准。我想为自己骄傲，并且不再需要别人为我而骄傲。

在生命中剩下的时间里，我将和你，而不是另外一些人来分享生活。

颜峻于 2004 年 2 月

第一辑
中国摇滚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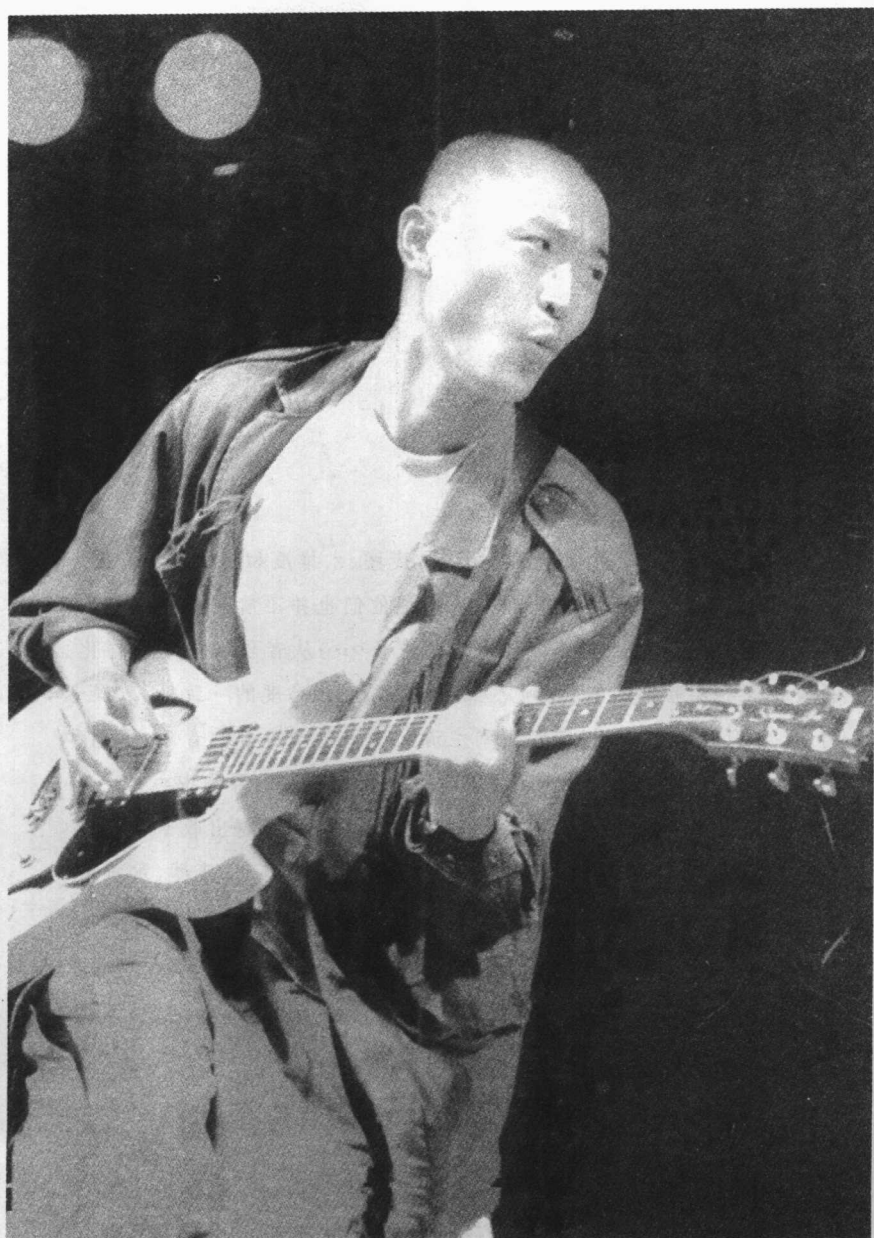
噪音合作三杰

2001年5月,以舌头、痛苦的信仰、废墟、木推瓜和美好药店五支乐队主唱为核心的“噪音合作”成立,或许他们也并不能代表所谓地下,但他们至少可以代表某种发自地下的声音……从音乐形式的多样化、折衷主义和实验性的创新,到对社会和个人生活态度的一致性,以噪音为名,他们开始合作,将曾经遭到主流文化污蔑和掩盖的音乐、思想和感情的噪音,加大音量,传递到更多不甘被习惯控制的耳朵中去。

他们中的舌头和痛苦的信仰两支乐队,已经或即将出版专辑,在杂志上可以看到足够多的介绍,所以本文略过不提。另外,废墟、木推瓜、美好药店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倾向——一种少见的内向的哲学关照,来自他们自己的声明或阐释,也来自他们的音乐和歌词——也足以将他们相提并论,与大多数乐队划分开来。

我们的耻辱和恐惧——木推瓜

2000年5月正式成立(或者说重组)的木推瓜乐队,包括主唱、吉他手宋雨喆(宋喆)、吉他手张方泽(2000年秋加入)、贝司手陈创远、鼓手李旦(一度为赵老大、赵已然)、键盘手王鹏。他们开始在五道口的开心乐园频繁演出,并迅速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这在新乐队中是罕见



木推瓜乐队主唱宋雨喆。蔡鸣/摄

的；而来自摇滚群众之外的从事文字、影像、美术工作的观众，更给了他们莫大的赞扬，毫无疑问，木推瓜音乐中的确包含着一些广谱的能量，可以将敏感于艺术而不是节奏的人群打动。

人们对木推瓜的发现，首先来自他们音乐巨大的戏剧化效果。主唱模仿美声的痉挛演唱、简洁明晰的和声、急骤的休止和突然爆发的合奏、明显的段落和过渡、尽力克制但仍然复杂多变的鼓击，还有别出心裁的吉他编配，所有这些，都无法被文字所描述。只有现场，只有在拥挤着铁托和其他边缘人士的现场，高亢的歌声从接近原音的吉他拨奏中迸出来，人们才会知道那高亢其实是带着哭腔的挣扎，那吉他其实也是尖利的巨响。有人说他们像子曰，那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戏剧声响的空间感和强烈的表演风格；有人说他们像崔健——Faint！越来越没道理了——那是因为他们带着理想主义的严肃；有人说他们像二手玫瑰，那就已经是扯淡了，这人恐怕只看见过两支不同于硬摇滚的乐队……

现在没有人说他们像谁了。对于摇滚乐，或者说对于一切新鲜的东西，感官总是触动得最早，而知识总是建立得太迟，经过比拟和观察，人们终于知道木推瓜跟别人没有关系，他们不但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迅速成熟的。这成熟从2000年秋天开始，那时候他们刚增加了吉他手，由三人变为四人，最初给人的单薄印象迅速改观，在原来怪诞的吉他演奏基础上，甚至产生了新奇的效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排练和几场演出，他们开始在CD Cafe这样的场地演出，并且越来越多地奔赴外地，今年还加入了崔健主持的现场录音演出活动。

我以前以为宋雨喆贫血，可是现在他像运动员，去年那个顶着乱七八糟带拐弯的头发的东北小伙子，现在是光头微笑的健康小伙子。但是我仍然在琢磨，他一次又一次表达的“耻辱和恐惧是我演出时惟一的动力”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情绪和哲学划上等号，但也不能把痛苦的信仰式的社会责任感和木推瓜式的本能的悲愤划上等号——宋雨喆，作为主唱和主要创作者，把自身内部的黑暗和有关社会现实的嘲讽结合到了一起。在代表作《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里，他唱道：“我们嚎叫着热爱你啊……我们新鲜得像嫩芽，教育烂到了鼻子上。”多数摇滚乐队擅长的暗喻、讥讽、控诉或抨击，木推瓜当然一点也没有缺少。

但是他们更擅长的是把矛头和鞭子指向自己，“我和春天有个误会，我一争辩就凋谢了/我和你们有个误会，我一出生就窒息着忏悔/别恨我，但别饶我/别爱我，但我值得……”

要说经过了青春期和边缘生活的人都知道什么是自我仇恨的话，那么宋雨喆的跟自己过不去可能就太深刻、太强烈了，以至于它变成了一种荒诞。它使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耻辱，对并不纯洁的生活感到恐惧，对一切无法深究的悲哀、丑恶，尤其是自己肠胃里面的欲望、无能、渺小……它让宋雨喆在舞台上唱到流泪，也让观众在舞台下看到流泪。从前那个酗酒成性的宋雨喆，至今还有可能复发——对自己的麻醉、摧残。甚至有一次，他在演出中邀请一位朋友上来殴打自己，对方醉酒并失控，打得他遍体鳞伤，而音乐仍然在残酷地继续。当然，从成长的角度看，他越是健康，就越有能力把握这种危险的能量——当情绪在理性的创作中落实下来，焦虑、紧张和悲剧的主题就慢慢得到了控制。

木推瓜有一首歌叫《悲剧的诞生》，和尼采有关的地方在于，在荒诞的高潮中，这歌声还带着善意和希望，那是一种通过疯狂获得治疗的力量。

鸟 人

有一个清晨
衣架上落满了鸟
然后的晚上
脏脏的衣服在风中飞
然后的清晨
我摘双翅膀
跳出窗子
然后的晚上
风把他们摔进篝火
我是一个鸟人
我在疾风中飞
等翅膀化了